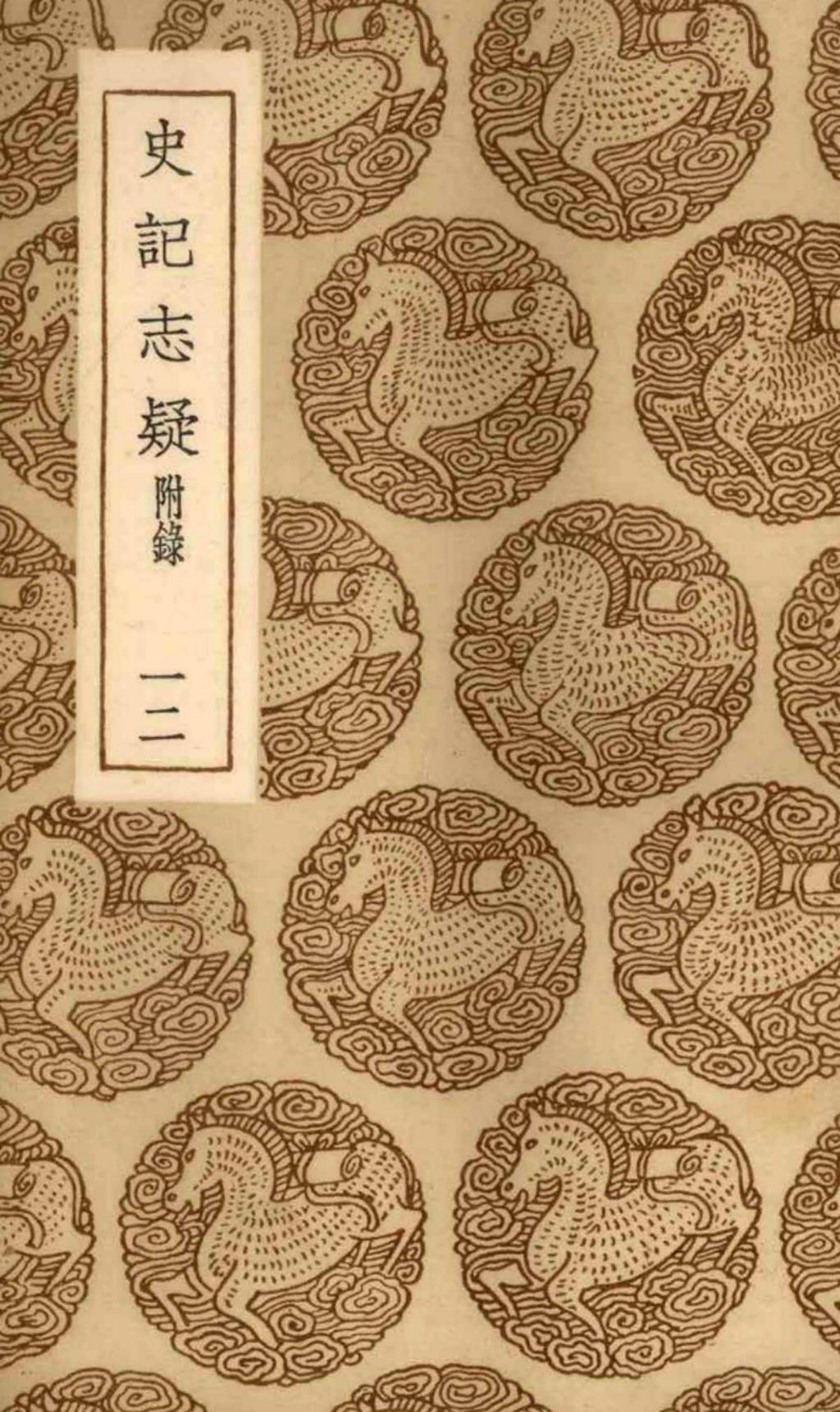


史記志疑附錄  
一二





史  
記  
附  
錄  
志  
疑

(二十)

染 玉 銚 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大

撰者 梁玉繩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街五

印刷所 商務長沙南正街書館

發行所 各埠印書館

史記附錄二十册  
疑志編初成集書叢

編主五雲王

# 史記志疑卷三十四

##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案師古以衛爲媼夫家姓步廣及青皆不姓衛而冒稱索隱以媼有夫無夫爲疑其所冒之姓爲父爲母皆未明余考傳云同母則非同父而歷敍媼之子女皆冒衛氏則媼必非衛家婦也不然長君衛孺少兒子夫皆媼夫衛某所生特偶通于鄭季而生青將冒姓者惟青一人不得復云皆冒衛氏若以步廣又冒姓未識媼更通何人所生此傳幾糾錯難解矣蓋媼非侯妾漢書及論衡骨相並作僮師古曰僮者婢女之總稱史言妾非衛乃媼之姓媼子女皆冒母姓故青亦姓衛而不姓鄭媼夫之姓不傳其夫或有或無俱莫能定而別生子女六人要知侯門富溢家僮數千私相配合淫邪無忌生男爲圉生女爲妾如雞鷄之成羣飛棲隨意國策田駢言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者其衛媼之所謂乎且當時公主以平陽侯惡疾改適長平侯公主且然況奴婢哉

少兒故與陳掌通

案陳丞相世家云掌以衛氏親貴戚漢書霍去病傳云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則非私通矣史似誤。

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

案五年當作六年將相表匈奴傳及漢書可證。

青至籠城。

附案當作龍說在匈奴傳。

賊亦無功。

漢書評林凌約言曰此出唯青有功例得封侯故班史補入唯青賜爵關內侯句。

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

附案此二十三字當在下文出代句下傳寫譌倒。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

案青封戶凡三其戶數惟此不異下兩益封皆與漢書異說在建元侯表。

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

案蘇建封戶其數與漢表不同下文合騎、樂安、隨成、從平、從驃、義陽、衆利七侯封戶亦與漢表不同而冠軍侯戶數史漢兩傳又異並說在建元侯表。

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案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出窳渾

附案野客叢書曰史記窳渾漢書則曰寘音田渾往往因其文字而魚魯之耳爲剽姚校尉。

案剽姚當作驃鶴說在建元表。

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

案漢傳言捕千三百級故兩表云首虜千級以上也則此誤作二千餘人乃一千餘人耳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

案漢傳合短兵下有虜皋蘭下一句又云銳悍者誅句全甲獲醜此缺野客叢書曰徐廣注全一作全此較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後人因其誤而爲之注

得酋涂王

案漢書酋涂上有單桓此亦缺張晏曰皆胡王

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

附案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或云右千

騎將卽匈奴王號。余謂或說是也。史記傳寫之譌。以得千騎將王爲千騎將得王耳。漢表云得兩王子此是于之誤。騎將功侯故知此譌。

封爲輝渠侯。

案。輝渠是輝梁之誤。說在表。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

附案。方氏補正引蔣西谷曰。大將軍青於去病爲親。故曰其。又引汪武曹曰。將字衍。常先其大軍也。兩說並非。董份曰。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右丞。尙誤況其他乎。

鷹庇爲輝渠侯。禽梨爲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

附案。三侯之名各異。說在表中。

仍與之勞。

附案。漢傳是仍興。言重興軍旅之勞也。

以誅比車者。

附案。漢傳比作北。

歷涉離侯。

附案漢傳作難侯山名也。

濟弓閭。

附案弓閭水名漢傳作盧。

師率減什三。

案漢書作什二。

會與城。

附案與音余漢書譌興猶史文之譌仍與也。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附案漢傳作二千八百。

爲符離侯。

案當作邳離說在表。

邢山。

案此乃衛山之誤。

封復陸支爲壯侯。

昌武侯安稽。

附案莊當作杜昌武當作武陽並說在表。

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案漢書此下云惟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似不可缺當補入。

大將軍青卒。

案此傳書去病起冢象祁連何以不書青起冢象盧山乎盧山匈奴中山漢書匈奴傳揚雄上書曰運府庫之財墳盧山之壑而不悔。

大將軍以其得尙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

徐氏測議曰衛青爲大將軍後始尙主伉時已封非公主子青歿自當代侯亦不以主恩也。六歲坐法失侯。

附案此六字後人妄增伉失侯在天漢元年也建元侯表書今侯伉則知此非史公本書。左右兩大將軍。

附案左右乃左方之譖非大將軍有左右也此指衛霍兩人。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

案史漢本傳及匈奴傳所載皆不得衛青斬捕首虜實數而以武帝紀約之幾有八萬矣。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

案青本封三千八百戶益封三千戶再益封六千戶凡萬二千八百戶則此作萬一千八百者誤也并三子侯各千三百戶倪本作三千三百戶王本作二千三百戶並非是萬六千七百戶則此作萬五千七百者誤也若漢傳前云以三千八百戶封侯益封三千八百再益封八千七百共萬六千三百戶并三子各千三百爲二萬二百戶與史不同

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

案史漢表傳侯者十一人一蘇建二張次公三公孫敖四公孫賀五韓說六李蔡七趙不虞八公孫戎奴九李朔十張騫十一郝賢言九人誤

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

附案此兩稱武帝及下李息公孫敖李沮李蔡趙信趙食其六傳稱武帝者七皆後人妄改當作今上也或曰當作今帝匈奴傳云今帝卽位

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

案史漢表賀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則自元朔六年出定襄後至元鼎五年凡十一歲也

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

案賀出五原卽元鼎六年事非坐酎金失侯之後八歲也

賀七爲將軍

案賀爲將軍五安有七乎。

坐子敬聲。

附案此下後人所續非史本書。

後六歲爲將軍出代。

案李息出代在元朔元年後于軍馬邑五歲史漢並誤作六。

後三歲爲將軍。

案此是息出朔方在元朔五年後出代四歲史漢誤作三。

以郎事武帝。

附案漢書作景帝是也此因後人改今上爲武帝而并此誤改之。

爲驃騎將軍。

案此騎將軍之誤也驃騎之號武帝以寵宦去病公孫敖安得先爲之余有丁糾之矣。

再出定襄無功。

案傳言斬虜萬餘人史漢表皆言是年敖益封則此誤也當衍無功二字。

後十四歲。

案當作十五歲蓋自元狩四年後至太初元年也。

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坐妻爲巫蠱族。

附案此下後人所續蓋敗余吾在天漢四年巫蠱起于征和元年且赦自余吾還腰斬非先曾亡居民間而後坐巫蠱族也七歲至巫蠱族四十四字當削漢傳同其誤。

其後太后崩

後一歲爲將軍

案當作二歲元朔三年太后崩次公于五年又爲將軍也。

後四歲爲游擊將軍

案蘇建封侯在元朔二年此元朔五年事當云後三歲

家在大猶鄉

附案張騫傳亦有家在漢中句史詮謂二家字本作冢字譌也書兩將軍冢政爲上敍驃騎冢相射而

史不言大將軍冢疏矣漢書補之

十七歲爲前將軍

案漢書作十八歲是趙信爲前將軍在元朔六年武帝立十八年也。

襄、曹參孫也。

案是玄孫

爲光祿勳掘盡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附案十四字刪後人以征和二年事續入也。

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

案霍去病傳凡斬虜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一級然內中兩言八千餘級其一以漢傳校之是八千九百六十級其一無考則斬虜確數尙不止此史誤矣或曰當作十二萬餘級

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

案去病本封千六百戶四益封萬四千五百并之得萬六千一百戶此誤數也若依漢傳本封二千五百戶四益封萬五千一百并之得萬七千六百戶而漢傳此句作萬七千七百戶亦誤

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

案史漢表傳從去病爲侯者七人一趙破奴二高不識三僕多四路博德五衛山六復陸支七伊即軒言六人誤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

附案漢書云西河平州人則非太山梁父縣之平州矣而漢志作平周蓋古字通用如左傳華周人表作華州可證

故九原人

案漢傳云太原人

至匈奴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

案漢書作後一歲是也趙破奴爲匈奴將軍攻胡在元鼎六年而大宛傳謂虜樓蘭爲擊胡之明年乃元封元年與漢傳合蓋破奴深入匈奴不見一人遂還師擊西域也大事記載于元封元年極確通鑑據年表破奴封侯之歲載于元封三年殊未爲允立功數年後行封者多矣

後六歲爲浚稽將軍

案爲將軍在太初二年破奴封侯後五歲此誤六

居匈奴中十歲後坐巫蠱族

附案居匈奴至巫蠱族二十一字後人妄續也且破奴自太初二年沒匈奴至天漢元年歸漢首尾僅四年安得十歲乎

自衛氏興

附案自此至末三十三字史詮謂當在上文六歲坐法失侯下蓋是也然亦皆後人續而誤者衛青以元朔三年封其枝屬以元朔五年封自元朔二至太初四凡二十七年不得言二十四歲而長平侯伉于太初四年見存不得言盡奪無侯青止三子亦不得言五侯而漢書仍其誤何歟

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附案此青謝蘇建語如此浚稽爲揖客大將軍益賢之又進言田仁爲郎中言減宣于上爲大廩丞言

主父偃于上爲上言郭解不中徙茂陵則未嘗不招士也但所招之士不皆賢耳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齊菑川國辭縣人也

附案齊與菑川實爲兩國辭縣別屬魯乃史公連書之何也下文汲黯詰弘曰齊人多詐又云菑川國推上弘而儒林傳稱辭人公孫弘徐廣謂辭縣在菑川索隱謂辭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說亦欠明史記考異曰菑川本齊故地扁鵲言臣齊勃海秦越人與此一例非史之誤漢志菑川國祇三縣無辭縣然高五王傳青州刺史奏菑川王終古禽獸行詔削四縣安知辭縣不在所削之內漢志郡國領縣若干皆元成以後之制未可據以駁傳也此說甚確

字季

案弘字次卿見西京雜記五鄒長倩書豈初字歟廣韻引作郵長倩

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

案文學上脫賢良二字漢書有之而五年是元年之誤荀紀西京雜記石林燕語皆依史作元光五年失之通鑑考異反據五年爲說無怪乎疑未能明也漢書武紀以弘舉賢良在元光元年而弘傳本史記誤作五年耳野客叢書辨之極是其言曰武帝兩開賢良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考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元狩二年薨年

八十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于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本傳謂五年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政係弘所對者

## 二歲中至左內史

附案徐廣作一歲是弘以元光元年對策爲博士中更母服三年蓋元光五年仍爲博士卽于是年爲左內史故公卿表言元光五年爲左內史也

## 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

案弘開東閣以延賢人此盛德事不知史何以不載竟以丞相終

案漢書亦謂弘年八十終丞相位而齊王儉漢武故事云弘諫武帝微行弗從因效史魚尸諫自殺上聞而悲之此說異

## 孝武元光元年中

案孝武當作今上主父偃徐樂莊安三人同上書拜郎中應在元朔初通鑑載于元朔元年考異謂光乃朔字之誤其說自不可易何以證之偃傳言偃入關見衛將軍而衛青以元光六年始爲將軍若偃見青于元光元年則青尙爲太中大夫安得稱將軍其證一漢書言徐樂燕郡無終人以無終屬燕雖不免錯而燕之爲郡實在元朔元年以後政當上書之時詳見後其證二莊安書中有略歲州建城邑之

語而降穢貉爲蒼海郡在元朔元年其證三獨大事記書于元光元年其解題曰偃竊奏董仲舒高園殿對見儒林傳高園殿災在建元六年距元朔改元八年若偃以是年召見安得竊仲舒草藁奏之若召見親近之後方竊奏仲舒藁則仲舒亦不應追論七八年前災異也況田蚡死已久仲舒所謂貴而不正者果安所指耶殊不知仲舒奏藁自在建元末年而偃之竊固在元朔初何足據哉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

大事記曰李斯方助始皇爲虐必無此諫特趙高繼斯其虐尤甚故人以斯爲忠得此虛美也徐氏測議曰斯諫伐胡本傳不載非實事也意者欲沮蒙恬之功故爲正言耶

地固澤鹹鹵

史記考異曰漢書無鹹字疑衍

暴兵露師十有餘年

案十餘年虛言之也說在蒙恬傳

終不能踰河而北

案始皇紀蒙恬匈奴傳皆云逐戎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渡河至陽山乃偃書言恬攻胡辟地千里終不能踰河而北未詳其故通典以恬傳爲實則偃本考耳

趙人徐樂